

浪漫情怀 与适度理性

王强 著

昆仑出版社



向死而生

欲望的解说

少看电视多看书

浪漫情怀与适度理性

文明中的现代女性

黄金：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

文化：作家心里的一份家谱

“所见即所得”到“所想即所见”

文学与不朽

直面现实的抉择

众说纷纭话文坛

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论当代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在真和美之间，我通常选择美

现代科技革命与电影艺术关系论

信息时代的文化产业建设与市场准入

昆
仑
出
版
社



王强的学术性格恰恰表现在“浪漫和理性的结合”
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文学趣味上
更凝结在他的研究视野、范围和方法等层面
并最终整体折射出他热忱、敏感
追求前沿性与求实态度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平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

序

我和王强 1993 年底在苏州相识。那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一次年会上,当时只有 25 岁的王强,和他作为文化官员的身份多少有些不太相称,但他热情、活络、新鲜,对会议,对苏州这座古城,充满了好奇。我至今还记得雨雾迷蒙中,他从苏州城中归来,对细雨江南和“吴侬软语”的那副感叹唏嘘的样子:很无奈,很动情。在短短的几天会议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在此后的八年交往中,这份友情历久而弥笃。包括我周围的好多朋友,在相对封闭、单调的学院中,多年来王强一直是我们轻松生活和愉快时光的见证。在头绪纷繁的机关工作之余,他时常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前来“慰问”我们,给我们带来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也同时带来围棋、啤酒和笑声。

我向来以为,王强的下棋堪称一绝,这倒不是说 he 下得有多好(他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关键是他下棋时的神情和姿态。不管是在多么嘈杂的环境下,他总是能够凝神枯坐,意无旁骛,总是那般冷静、沉着、投入。这一点足以代表他做人和做学问的一贯风范。他的这种“定力”,也无疑是他在职务内外取得堪可赞赏的成绩的一个内在保证。

现在,王强把他的“过去时”细致分类,精心编码,并为之冠名曰:《浪漫情怀与适度理性》。这个书名本是来自王强的一篇同题评论,但在我看来,它从某个角度上说,既指示着王强的一种文学思想,也包含着他的充分、适切的自我理解。记得大概是 1996 年秋的一个星

期六下午,在北大四院由谢冕先生主持的“批评家周末”上,王强侃侃而谈,向到场的诸位介绍着当时正在热销不已的美国小说《廊桥遗梦》及同名电影。“批评家周末”选取这个话题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来加以认识,王强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他的介绍不时引发着议论、好奇和笑声。言谈中,他对这部作品给某些女士们带来的“催泪”效果虽不无抑郁,但与大多数轻视流行文化的批评家不同,他对其中的“浪漫情怀与适度理性的完美结合”,表达了明确的认同和赞赏。而且,根据我长久以来的印象,这种认同和赞赏不只是出于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职业立场,它同时代表了王强的人生理解和文化态度。

作为同行和这部论文集的最早读者,我对这部文集的印象是:浪漫情怀,适度理性。热忱,敏锐。理想,现实。理论性与实践性。

首先,让我感触更深、考虑更多的是它的形式,这种个人“结集”的形式。显然,这是和论著极为不同的一种出版物形式,它的时空跨度大,包容的形式乃至内容也更为驳杂。这里固然烙印着王强的成长、背景和兴趣等方面的个人印记,但它也给我们提示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当前背景下专业化发展,最好不该理解为一种线性的演进过程。广泛的兴趣,开放的视野,对任何意义上的专业化突破,似乎都是必要的。

接下去的一个印象则与王强的学术趣味、风格直接相关,这又可以回到对于本书书名的探讨了。王强的学术性格恰恰表现在“浪漫和理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文学趣味上,更凝结在他的研究视野、范围和方法等层面,并最终整体地折射出他热忱、敏感,追求前沿性与求实态度,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平衡这样一种学术品格。在王强此后的研究活动中,相信上述特点会更进一步地凸显出来,这是在本文集中业已预示的趋向。

晏 乐

2001年7月8日

目 录

序 1

在真和美之间,我通常选择美

文学与不朽	3
浪漫情怀与适度理性	7
在真和美之间,我通常选择美	9
向死而生	14
论当代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30
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精品意识	67
浅议 90 年代文学面临的问题、发展与走向	79
1996—1997 长篇小说创作回顾	83
“五个一工程”入选长篇小说评析	90
众说纷纭话文坛	96

在艺术和科学之间,我梦想世界

少看电视多看书	107
从“所见即所得”到“所想即所见”	111
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114
网络艺术的可能	119
高科技时代影视艺术价值的几点思考	129

现代科技革命与电影艺术关系论	141
信息时代的文化产业建设与市场准入问题	174
社会资金:文化产业的重要依托	184

在现实和文学之间,我寻觅生活的芬芳

直面现实的《抉择》	191
城市文明中的现代女性	194
欲望的解说	198
冲突 尴尬 沦落	204
现实主义的力量	209
杂评《台湾风云》	213
湘西爱情鸟	217
防盗意识与聂郎才尽	220
麻雀东南飞	223
化蛹为蝶的挣扎	225
寻觅生活的芬芳	228
冷的现实与热的文学	232
浓彩抒写红色诗典	235
逼真的现实主义	239
地域文化:作家心里的一份家谱	243

浪漫情怀

与

适度理性



在真和美之间，
我通常选择美

ShiDuLiXing

LangManQingHuai

10



文学与不朽

每一个作家都梦想着写出不朽的作品,通过不朽的作品使自己的个体生命得以延伸,名字被载入史册。《春秋·左传》里有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谓三不朽。”作家无法通过吃丹药得道成仙,也无法在死后做成木乃伊涂上金粉获得一个金刚不坏之身,只有通过“立言”而不朽。

但什么是文学中永不磨灭的东西?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命题。关于不朽的定义,如同什么是美,这一概念有着不可消解的含糊性。在文学作品中,与不朽相关联相匹配的词汇有:永恒、爱、死亡、宇宙、飞翔、太阳、上帝、伟大、牺牲、神圣、庄严、精神、超越等等,与不朽相关的文学主题是崇高,与不朽相对应的文学样式是悲剧、史诗和神话。

文学不仅仅要唤起语言的情感,还要在日常琐细的平凡小事中寻出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意味来。用巴金的话来说,就是“文学能够触及人的灵魂”。文学大师的作品总是以日常生活中人们尚未述说、尚未看到、尚未听到的语言、故事、人物和景象具有独一无二的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文学的美是不朽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传统意义

上的“美”已经完全不适合于当代文学。传统意义上的“美”的衰落对当代文学价值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创作观念、作品语言及主题、人物形象及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关于幸福与快乐的观念上，当下的文学与文学传统发生了断裂。当代文学中的享乐主义思潮把幸福等同于享乐，强调人的感觉的潜能，主张人的欲望应该得到满足。在混乱和衰败的现实中，享乐主义者把维护个人的发展和满足作为生活的目标，相信“身体的快乐比精神的快乐更快乐，而身体的痛苦比精神的痛苦更痛苦”。但是，刹那的快乐之后是灰烬。紧随着快乐之后的是虚无的痛苦，痛苦又只能刺激起新的欲望，这样，人内心的平静与和谐不断地被这虚无所打破。

显而易见的是，绝大多数当代文学作品离上面那些与不朽相关的词汇越来越远了。在作为消费动物欲望爬虫的年轻一代“新人类”作家的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词汇是：酷、另类、时装、CD、梦遗、美元、血、烟、咖啡、分裂、堕落、疯狂、变态、寂寞等等。潜在的关键词是：时尚、欲望、性、虚无、自恋、压抑以及对压抑的反抗。“新人类”作家作品中充满着青春期的快乐与迷惘。就像叔本华所说的，“青年时期的活泼、快乐，部分是由于当我们正在攀登人生的高峰时，死亡还藏在山后，看不见。”

如今，在文学这面不倒的大旗下面，到处游走着骗子、枪手、吹鼓手以及会写打油诗的官僚。我们的文学传统已经崩溃，那些古典的、优雅的、舒缓的、纤细的文学意象早已被若干年来革命文学夸张的、高昂的、做作的、力量的、乐观的意象所取代。当下，正在被紊乱的、混浊的、欲念的、破碎的、错位的、悲观的、断裂的、表面的意象所吞没。

追求不朽是要有直面人生的勇气的。在对不朽的追求中，也能获得快乐，但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特殊的快乐，它表现为内心的和谐与深沉。在写作的目的上，追求不朽的作家与追逐名利的作家迥然有别。陈忠实花八年时间写《白鹿原》的目的，是要在自己死时把这部小说当枕头；阎连科费三年多心血写《日光流年》，是要把这部小说作为他“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他们都是属于“立

言”的作家。更多作家写作的目的是复杂的。既有养家糊口的被迫，也有母鸡下蛋般的快乐。当下流行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为着抽象的主义空洞的理念写作，二三流作家三四流作家凭着题材的重大就去获某个奖；一种是为着名声快速成为人民币写作。当代文学正急剧向世俗靠拢，向游戏的人生、开放的道德偏移。多数作家这种既为了文学本身也为了生存而写作的目的，倒也无可厚非。

不朽的力量是无法伪装、无法做作出来的，它来自人内心对琐碎平庸重复单调无意义生活的抵抗。当然，没有那些庸常卑贱恶俗的作品相对应，不朽的作品力量也体现不出来。在那些具有不朽的力量作品中，我常常读到了一种悲悯与救赎的精神，而在当下大量的速朽的作品中，我看到的只是逃避与放纵。在这些速朽的作品里，噱头做点缀，陈旧的情节和花哨的语言中欲望汪洋恣肆。我国当代文学之病是，多世俗关怀少终极关怀，多“现实的眼”少“临终的眼”（川端康成）。作者有名了发达了，作品死了，而不是作者死了作品不朽了。

不朽就是不死。文学当然是人类大森林里永远鸣啾的不死鸟，残酷的是没有一个作者的个体生命是无限的。肉体总是不合时宜地把在理想国的花园里徜徉的诗人拉回到尘世中。但诗人总是不甘于尘世的生命体验。肉体是可笑的、荒谬的，精神是高贵的、永恒的。文学重构人的生命体验。置身于无意义世界中的生命个体，在这种生命体验中祛除内心的苦涩、焦虑、恐惧、不安、孤独和悲凉。

时间就是生命。在时间面前人是无能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时间的河流。我们自出生以来，一直活着，没有死过。文字是静止的，时间是流动的，但文字能够凝固时间与空间。我们永不从头再来地一次性体验着生活的喜怒哀乐，每一次生活的选择都是放弃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我们只能在文学中体验别处的生活。死亡是人所不能不承受的沉重的轻。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移情，我们转移了对沉重的死亡的思考，只有他人的疾病和死亡使我们不经意间向死亡那深重的黑幕投去一瞥，又慌忙把目光收回。于是青春啊，爱情啊，理想啊，这些易逝的东西在文学作品中总是常写常新、常读不厌。帕斯捷尔纳克说：“所谓诗，是对一切存在物的热情冥思，是对死亡的诠释。”

伏尔泰在《米克罗梅加斯》(Micromégas)里关于外星人生命的意象并不滑稽，而是颇有深意的：一位来自天狼星的客人到地球访问，他身高有 500000 呎，正好适合那颗巨星的尺寸。他在穿越太空的旅途中，从土星邀请了一个旅伴同行。土星人感到羞愧的是，他的身材只有几千呎。当他们走过地中海的时候，天狼星人只弄湿了脚后跟。他问土星人有多少种感官，土星人回答说：“有七十二种，但我们每天都抱怨它们根本不够用。”“你们一般活多少岁呢？”“哎呀，简直微不足道！在我们那个星球上，很少有人能活过 15000 岁的。所以你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刚生下来就开始死亡了。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点，我们的生命只有一瞬，我们的星球只是一个原子。我们刚学到一点知识，还没来得及从经验中得到任何好处，死亡就来插手干涉了。”

人类永远无法逃出死亡的阴影，这是命运对于人类最大的挑战。但只要回顾一下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就没有理由对生存失去信心和勇气。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历程就是不断地向存在的有限、虚无的无限进行挑战的过程。人类生命的盎然活水，滋润了文学、艺术、经济、科技……之树。迄今为止的人类的文明成果证实了人类生命的生存时间，极大地拓展了个体生命的生存空间。与前人相比，今人享受着更为快捷的交通、更为方便的通讯、更为丰富的娱乐、更为广博的信息、更为有效的医疗……生命创造着人类，发展着人类，完善着人类。虽然个体的生命难逃厄运，但汇集着无数个体生命之泉的人类文明之流流传下来。正是无数个个体生命的创造，加速度地丰富了、延伸了人类的整体生命。

追求不朽的作家更加勇敢地面对虚无，以饱满的艺术激情和强大的艺术创造力来反抗死亡。死亡在伟大的艺术面前却步，文学是人类生命、情感的升华。歌德说：“我们的精神在本性上是完全不可毁灭的东西，它从无穷到无穷、永恒不息。这与太阳相似：在我们的肉眼看来，似乎是落日西沉，但实际上它却永远不落，照耀着世界。”

文学，这颗不落的太阳。

1999 年 10 月

浪漫情怀与适度理性

一本薄薄的仅有8万字的小说,在大洋两岸同时热销,并且在大洋彼岸被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成热门影片,在此岸也有名家欲将其搬上舞台,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鲜见的一个景观。这部小说名叫《廊桥遗梦》。而考察这一景观是饶有趣味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通往廊桥的路上络绎的车辆卷起了漫天的黄尘,叫卖罗斯曼桥桥板的声音显得那么突兀,而“弗朗西丝卡冰淇淋”却甜腻得过了头。在中国,它所赚取的柔软的泪水恐怕得以吨计算。据说某部委一中年女士买了三本《廊》,床头、办公桌上、手提包里各一本,以便随时阅读揣摩。

《廊》热销东西方的原因,主要在于它触动了东西方人共同的情感与道德的神经,唤醒了沉睡在城市文明中的现代人心灵深处的浪漫情怀。

在这个日益组织化、机械化的时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城市文明中飞速的车轮、刺耳的马达、炫目的广告切割成互不相联、十分乏味的碎片。欲望淹没了人生的方向,物质冷却了人们的情感。城市文明里的现代人丧失了激情,甚至丧失了哭泣的权利。现代人的内

心世界处于一片混沌模糊之中，内在情感被外在现实的尘埃所遮蔽。爱情已经或濒临死亡，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性了。《廊》以流畅平实的语言叙述了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的故事。金凯和弗朗西丝卡之间迸发的激情具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虚幻的美，美得遗憾，美得缥缈，美得凄婉，这种动人心弦的浪漫情怀是一种爱情乌托邦，它曾经被城市文明所排斥、践踏与破坏，如今，生存挫折感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在茫茫的情感沙漠中发现了《廊》，仿佛看到了海市蜃景中的一泓清泉。《廊》并未解决现实生活中缠绕人们心头的诸多困扰，但它熨帖了当代人的情感褶皱，给现代人开出了一味精神安慰剂。正如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所说：“文学，表现的是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

值得一提的是，沃勒并非让男女主人公一味沉湎、放纵于奔涌的情感，而是给这种浪漫情怀辅以至度的理性控制。与《德伯家的苔丝》、《复活》等文学名著中“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恩格斯语）的爱情模式不同，《廊》中的男女主人公燃烧了自己的情感，却在燃烧得最炽烈的时候亲手掐灭了美丽的火焰，让爱情的余烬温暖余生。浪漫情怀与适度理性的完美结合，使得这场爱情悲剧具有特别的内在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廊》是一部十分成功的通俗言情小说。它的成功，提醒那些正在表演文字杂技的先锋小说家们：如果消解了一切情节故事，过分玩弄形式与技巧，那就会破坏读者的阅读兴趣，先锋小说便会成为自我表演、自我陶醉的无人欣赏之演出。小说家决不能无视读者的存在状态与时代情绪而只顾自我言说。填补读者的内心空白，熨帖读者的情感褶皱，给读者一个浪漫的梦，那么，这部小说就能获得成功。这也是《廊》的可圈点之处。

1996年1月

在真和美之间，我通常选择美

科学家与艺术家是不同的。科学家是研究自然的人，他不研究上帝、人的思想情感或者心灵。他依靠数学、测量和实验等工具，而不依靠想象、灵感和权威的解释。

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按照美学原则进行的。科学中隐含着不可言说的美。科学同艺术一样，其中也有人性。当真与美在某些时候不能统一时，不少科学家选择了美。爱因斯坦把美作为探求理论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坚信科学的“美感”胜于“事实”；20世纪另一位物理学大师魏尔则说得更坦率：“我的工作总是尽量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事实上，美学意义上的对称性、简洁性、精练性、有序性以及完整性等原则，在激励和引导科学家们选择和设计研究项目时起到重要的作用。

艺术和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认为，“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一类特定的抽象和总结，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它的真理性植根于科学家以外的外部世界。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也是外在的，它植根于整个人

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①应当说,艺术家所追求的,既是内心的,也是外在的。科学家侧重于人的外在世界,艺术家侧重于人的内心世界,二者都寻求普遍的永恒的真理。科学修养是艺术家必备的素质,尽管很多时候不很明显。有谁见过一位没有解剖知识的画家,没有数学概念的建筑师,没有声学概念的音乐家?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文学与科学的交互融通就十分普遍。亚里士多德一生撰写过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心理学、伦理学、诗学、政治学等著作,在文学与科学的诸多方面均有建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谈庄稼,说畜牧,讲园艺,道养蜂,具有浓郁的科学色彩。

14世纪至17世纪上半期,欧洲文化艺术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史进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这就是长达300余年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有较大的发展,硕果累累,群星灿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评价:“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和热情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做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②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因为所从事职业的特点而对自然科学有着相当的认识和研究。他们受雇于王公贵族去从事各项具体工作,从创作图画到设计防御工事、运河、桥梁、军事机械、宫殿、公共建筑和教堂,所以他们必须学习数学、物理、建筑学、工程学、石工、金工、解剖学、木工、光学、静力学和水力学。因而在15世纪,这些艺术家也是当时最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比如,弗兰西斯加(Piero della Francesca, 1416—1492)是杰出的画家,也是数学家,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几何学家。“文艺复兴之父”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既以十四行诗闻名于世,又在地理学

① 见李政道《艺术和科学》,载《文艺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5页。

方面颇有建树，正是他绘制了第一张意大利地图。

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家们通常被看成工匠，艺术家的角色常常被建筑学家、筑城工程师的角色重合、遮盖。艺术家要接受多方面的训练，当一位年轻人要到某位大师的工作室里当学徒时，他首先要学习油画、雕刻、建筑以及金银首饰制作。维洛其奥（Verrochio）是达·芬奇的老师，他既是画家，又是雕刻家、首饰匠，还是建筑家、工程师和音乐家。同他一样，曼特尼亚（Mantegna）、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以及乔康（Fra Giocodo），都是多才多艺的艺术——技术专家。同时，艺术家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学习连续不断，持续了整个15世纪，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画家在解剖学和植物学方面的观察和研究为解剖学家和博物学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一些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对古典著作的深入理解，使他们能够对很多问题用艺术家不能做到的方式清楚地表现出来。艺术家和工程师都能从学者那里获得教益。许多艺术家都尝试建立融艺术于其中的科学，如阿尔贝提和布鲁涅利希试图创建一门艺术和建筑的科学，而同一时期的科学家们，如托斯卡尼尼（Paolodal Pozzo Toscanelli）、帕科尼（Luca Pacioli）、卡丹（Cardan）、巴比（Bernardino Balbi）、佩巴赫（Peurbach）等，都与艺术家有联系，或至少借鉴、利用了他们的工作。^①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也是那一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第一次观察到动脉硬化现象，第一次描述了颅骨中的颅腔；他是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解剖学家，但在研究专家的眼里他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在数学上首先使用加（+）、减（-）符号的是达·芬奇；他设计了锥形柱轴承、起重机、活动扳手、千斤顶等机械，他制作了滑翔机，是飞机发明的先驱者。他在医学、解剖学、生理学、数学、力学、光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军事科学、宇宙学、机械学、水力学、土木工程学、水利工程学和城市

^① 参阅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4—3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